



高园 著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理论与实证

LUYOU MUDIDI JUMIN ZHUGUAN XINGFUGAN YANJIU
-LILUN YU SHIZHENG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旅游局科研立项课题资助项目 (12TACG009)

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ZZ1414)

高园 著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理论与实证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理论与实证 / 高园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 - 7 - 5141 - 5058 - 2

I. ①旅… II. ①高… III. ①旅游地 - 居民 - 幸福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066 号

责任编辑：李 雪
责任校对：隗立娜
版式设计：齐 杰
责任印制：邱 天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理论与实证

高 园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5.5 印张 280000 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058 - 2 定价：5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人在某种状态下有关快乐和满足的体验，因而学术界常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 Being, SWB）。旅游本身也是一种与幸福相关的活动，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休闲方式，因此关注旅游幸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焦点。

旅游幸福应包含两个层面，即旅游者的幸福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其中旅游者的幸福是指旅游者在离开日常生活居住地，前往其他地方从事休闲、商业和社交等活动时感受的幸福，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则是指当地居民在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体验中得到的幸福。真正的旅游幸福必须是两者需求都得到满足且不相矛盾时才能获得。因此，要寻求旅游与幸福的交集，形成完整的旅游幸福，就必须重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正如国务院在 2009 年通过的《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所强调的：“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里提出的“让人民群众满意”，不仅是让旅游者感到满意也要让旅游目的地居民满意，即要让旅游目的地居民享有满足的体验，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幸福。

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在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就业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物价上涨、流动人口增多、资源损耗和文化商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当地居民的客观生活及主观感受带

来了一定影响。尽管旅游经济的增长为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单纯的经济增长不完全等同于人们的快乐与幸福。旅游业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应该呈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同时，只有当地居民切实体会到旅游业能为其带来实质性利益和幸福生活时，才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总之，旅游目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和旅游规划时必须兼顾目的地居民的利益和主观满足体验，从而保证旅游经济的发展不以牺牲目的地居民的幸福为代价，不会偏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这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测评，能将旅游产业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置于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中，促使当地政府对旅游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到位的监管。测评结果不仅是衡量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考评当地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量化一方面有助于决策者制定更加合理的旅游产业政策，从而规划当地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及时了解民众的幸福感受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继而对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进行必要的检验与调整。可以说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试金石”。

从内容结构上看，本书共分8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就研究方法、创新点及讨论与不足等进行了说明。第二章阐述了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6个重要理论基础，即幸福观理论、幸福经济学理论、积极心理学理论、旅游影响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精要及观点。第三章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界定，主要阐释了幸福、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

以及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等概念的内涵与特征,明确了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第四章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政治和个人6大方面分析了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合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及视角,为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根据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各影响因子构建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设置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政治和个人6个不同权重的一级指标,包含收入状况、生活成本、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文物保护、旅游参与程度、健康状况和人格特征等30个二级指标,并设定了合理的权重系数和标准值,旨在提高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的效度和信度。第六章对自编的由6个分量表共30项7级制测评题组成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量表”进行了实证应用,并结合访谈形式对测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第七章旨在探寻提升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有效策略,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参考,提出要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增强国民经济、完善公共服务、注重环境保护、弘扬先进文化、推行善治理念和让居民学会自我心理调适等方面增强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最后一部分是附录,主要展示了学界关于主观幸福感测评的经典量表、本研究前期调研阶段使用的调查问卷、后期实证应用阶段采用的测评量表以及部分访谈实录的摘要等。

与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结合了公共政策学、幸福学、区域经济学、心理学和旅游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作者将国民幸福学和幸福指数理论引入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测评进行研究,视点独特,填补了该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有所创新。本书结合实证调研的基础数据,采取信度分析、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

体系并对其进行检验，最终自编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量表”，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首创性。整本书以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体系进行写作，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实证数据分析，论证严谨，使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本书由高园独立完成，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成果和文献，并得到了国家旅游局、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及经济与管理学院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高 园

2013 年 10 月于海南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3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6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2
1.5 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13
1.6 讨论与不足	15
第2章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基础	17
2.1 幸福观理论	17
2.2 幸福经济学理论	22
2.3 积极心理学理论	27
2.4 旅游影响理论	34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39
第3章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界定	46
3.1 幸福、主观幸福感与幸福指数	46
3.2 旅游目的地与旅游目的地居民	65
3.3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73
第4章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80
4.1 经济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81

4.2	社会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95
4.3	生态环境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103
4.4	文化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113
4.5	政治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127
4.6	个人因素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138
第5章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147
5.1	指标选取原则	147
5.2	测评指标的建立	149
5.3	指标权重的确定	156
第6章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量表的实证应用	171
6.1	区域概况	171
6.2	测评及实证解析	173
第7章	提升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178
7.1	发展旅游经济：夯实幸福的物质基础	179
7.2	关注民生热点：提供幸福的社会支持	182
7.3	加强环境保护：净化幸福的生存空间	188
7.4	弘扬先进文化：丰富幸福的精神家园	193
7.5	努力实现善治：构筑幸福的制度堡垒	201
7.6	学会自我调适：追寻幸福的心灵归宿	206
附录		211
附录1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211
附录2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测评量表（修订版）	215
附录3	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	220
附录4	HM量表（The Happiness Measure, HM）	221
附录5	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222
附录6	部分访谈实录	223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0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这一话题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温家宝总理在 2011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也是“幸福”二字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还在当年回答网友关于“幸福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时说道：“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各有不同，我也曾经讲过关于如何使人有尊严和幸福，但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话，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2012 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在讲话时庄严承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3 年，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人在某种状态下有关快乐和满足的体验,因而学术界常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旅游本身也是一种与幸福相关的活动,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休闲方式,因此保障旅游幸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任。

旅游幸福应包含两个层面,即旅游者的幸福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其中旅游者的幸福是指旅游者在离开日常生活居住地,前往其他地方从事休闲、商业和社交等活动时感受的幸福,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则是指当地居民在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体验中得到的幸福。真正的旅游幸福必须是两者需求都得到满足且不相互矛盾时才能获得。因此,要寻求旅游与幸福的交集,形成完整的旅游幸福,就必须重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正如国务院在2009年通过的《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所强调的:“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里提出的“让人民群众满意”,不仅是让旅游者感到满意也要让旅游目的地居民满意,即要让旅游目的地居民享有满足的体验,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幸福。

最早将国民幸福感受量化用作指标体系并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这一概念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是不丹。17世纪不丹统一,法律载明要敦促政府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针对西方很多国家在科技、交通和医疗设施建设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忽视某些方面的情况,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了创建幸福社会的理念,认为自然环境的破坏、文化和信仰的流失,是人们不再掌控自我的重要原因。1972年,旺楚克国王创造性地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的。此后,这个国土总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仅70余万,其中80%为农业人口的山地小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不丹模式”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不足3000美元的不丹,人民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以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不丹在“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中紧随以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和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及北欧诸国之后,名列世界第8位,亚洲第1位,被评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

国家”之一。

不丹作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一个神秘王国，尽管土地贫瘠、生活贫困，但境内拥有公认不受污染的天然环境，所以有“香格里拉王国”之称，对外国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自1974年正式对观光客开放以来，旅游业现已发展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为了加强对当地环境和文化的保护，不丹旅游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与保护机制。尽管国家将发展旅游业确立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途径，但它完全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之下。在2007年以前不丹甚至还一直执行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的政策，目前虽已取消了人数限制，但政府还是通过规定高昂的旅游最低消费（每人每天约250美元费用）、只接受当地旅行社代理包价旅游的方式和外国游客入境备案制度等措施变相控制着入境游客的数量。不丹所实施的这种“低客流、高效益”的旅游政策，将旅游对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当地人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及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与此同时，为了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本国居民营造一个幸福的生活空间，政府还将旅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回馈国民，投入到国家教育以及卫生服务中，因而在不丹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享受的。

在我国，对于同样以旅游产业作为地方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目的地而言，不丹的经验是值得借鉴与深思的。如何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协调好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的关系，是旅游目的地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也是目的地开发旅游产业的价值所在。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1.1 促进跨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

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旅游学研究的基础内容，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则是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旅游

学方面：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活动中最重要和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也是旅游接待的载体，对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成为重点。经济学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人们生活的心理体验问题逐渐体现出来，对此经济学家侧重探讨和构建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和测评方法。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则主要从学术角度深入研究幸福感，从而构建幸福感的相关理论。本书以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拓展旅游学研究的视域，通过探寻旅游产业发展、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以及当地政府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能更好地促进旅游经济学、积极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

1.2.1.2 深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而幸福感研究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具体化。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观。我国政府始终强调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民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水平的提高。为此，不仅要建立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更要建立起衡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指标，作为关注人本发展观的科学标志，进而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社会和谐发展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本书致力于开发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评体系，正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而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

1.2.2 实践意义

1.2.2.1 全面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指标

主观幸福感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是客观经济指标（例如GDP，失业率等）和社会指标（例如犯罪率、文盲率等）的必要补充。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科学测评，并将量化数值即幸福指数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中，可以有效弥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

mestic Product, GDP) 等经济增长指标的不足。只有把对旅游产业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评估置于更加科学合理的参照系中,才能保证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会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科学评价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衡量当地旅游业是否健康发展及整个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一项重要综合性指标。

1.2.2.2 考评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的客观标准

通过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测评及研究,能科学评价目的地政府旅游开发的成果和相关机构履行旅游管理职能的情况,用具体数据考评地方政府绩效,将当地居民幸福指数作为反映政府工作能力的一面镜子,促使目的地政府在保持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关注民生幸福和社会的和谐。与此同时,量化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还能涉及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评估提供客观标准,通过掌握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变化,不仅能帮助政府间接了解其旅游公共政策制定是否科学、执行是否到位、效果是否理想等,还能对旅游目的地政府制定有助于改进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并提高其生活质量的产业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与参考。

1.2.2.3 探索提高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依据

主观幸福感既能反映经济状况,又可以体现社会政策变化和重要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及其影响机制对探索提高幸福感的科学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正是站在旅游的角度,通过对旅游相关的现象、理论和实例调查的梳理与分析,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在开发旅游业过程中对当地社区居民所产生的种种冲击和影响,以及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和由此产生的对幸福的不同体验,目的在于确定旅游业发展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进而以此为依据探求旅游业与旅游目的地居民融合发展的思路。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关于旅游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关系研究

1.3.1.1 国外研究综述

新西兰的罗森, 威廉姆斯, 杨和卡森斯 (R. W. Lawson, J. Williams, T. Young and J. Cossens) 等多位学者在新西兰 10 个城市就当地居民对旅游的理解做过一项调研, 这 10 个城市分别代表了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展的不同水平。通过比较这些城市间的相似点和区别, 讨论了当地居民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影响旅游目的地的管理、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影响及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 分析了旅游业在经济发展、就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犯罪及污染等方面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些影响的不同态度, 得出结论: 要根据目的地的经济多样性和规模大小来改变目的地的容量。^①

美国的波林 J. 谢尔顿和特里萨·阿本罗迦 (Pauline J. Sheldon and Teresa Abenoja) 以美国夏威夷的怀基基 (Waikiki) 为例, 研究了成熟目的地重新恢复活力所存在的问题及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他们指出使怀基基及其他成熟的目的地重新充满活力的关键步骤是认识到它的文化并把居民包括进去。要提供能够吸引当地居民的娱乐和活动, 这些娱乐应该反映原真性的夏威夷, 不能为了满足游客所需要的而去把它进行商业化运作, 同时要保证当地居民用以休闲娱乐的设施能得以维持和完善。该研究对其他成熟目的地的启示包括: 考虑增加和维持一些开放性的地方, 修葺重要的历史性建筑, 阻止环境的退化, 确保居民在整个目的地的便利交通, 此外还要整合其文化价

^① R. W. Lawson, J. Williams, T. Young and J. Cossens. A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10 New Zealand Destina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 (3): 247-256.

值。^①

中国台湾的学者陈小雯在其博士论文《旅游与幸福》中以哲学的思维探究了旅游与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她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要素归结为8点：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能为当地居民带来就业机会，从而减少人口外移的现象；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能为当地居民带来财富和经济收入；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能让政府对当地的公共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方便居民的生活；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能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使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社会资源或领取到当地产业给予的回馈金；旅游目的地政府或财团推行的旅游目的地文化特色的保存措施，能让当地居民愿意传承及乐于接受自己的故有文化；旅游目的地政府和公权力的执行能有效管理旅游给当地带来的负面问题；旅游目的地居民能认同生态保护及文化保育的重要，以增加自我负责的决心；旅游目的地政府能主动关心当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增加对当地居民有利的旅游政策的形成。

1.3.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旅游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关系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方面：李春茂在国外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大理论，即发展阶段理论、文化传播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李经龙等在分析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论述了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主要表现^②；张文论述了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并借鉴国外的评估机制尝试建立我国旅游影响评估体系；钟林生等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数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入手，系统总结了当前国内外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在理论、观点、方法、实践和模型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王璐璐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认为，目前国内旅游目的地影响理论研究是不够完善的，任何单一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目前旅游目

^① Pauline J. Sheldon, Teresa Abenoja. Resident attitudes in a mature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Waikiki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 (5): 435-443.

^② 李经龙, 郑淑婧, 周秉根. 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3 (6): 80-84.

的地的真实情况,文化变迁与政治、经济的变化是不可割裂的。^①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方面:郭英之等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为就业感知、政策感知、物价感知、隐私感知、利益感知、环境感知、社区感知和文化感知8个主成分因子^②;景秀艳认为旅游发展与社区居民幸福感知的关联主要体现在民主权力、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4个方面^③;应天煜认为,对于现实的旅游目的地社区而言,关于旅游的感知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直接经验;在研究方法上,张文、唐飞详细地介绍了埃普和克洛普顿(Ap and Crompton)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研究方法和推导过程,采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尺度进行了测试,并对该尺度的适用性进行了评述^④。

1.3.2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

1.3.2.1 国外研究综述

学术界通常将主观幸福感的测评结果量化成国民幸福指数,以体现一国或某地区居民的幸福程度。

在古代,对幸福的测量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在《理想国》一书中经过一番独特的计算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想知道王者在快乐的真实性上比独裁者高多少倍,在做完乘法之后,他将发现,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⑤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专利。

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Bentham)在幸福度量上的

① 王璐璐.国内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综述[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25-28.

② 郭英之,叶云霞,李雷,姜静娴,彭兰亚.中国旅游热点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关联度的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2007(11):58-65.

③ 景秀艳,蒂莫西J.特瑞尔.旅游发展与社区居民幸福之关联——基于泰宁县三个旅游社区的实证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79-83.

④ 张文,唐飞.评述Ap和Crompton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55-63.

⑤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73.